

《一捧雪》本事与所谓“一捧雪玉杯”辨

康 保 成

—

明末李玉的《一捧雪》传奇搬上舞台后，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，寻找、猜测其创作依据的工作也随之开始，迄今二、三百年，不断有新的发现。人们认为与《一捧雪》有关的历史记载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如下三种：

一、关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传说。

首先需要指出，前人大都以为，作为《一捧雪》创作依据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，即明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所载王忬事，其实不然。《野获编》成书后，并未付刻，直到清康熙年间才有刻本问世，这一点沈德符的五世孙在《野获编补遗序》中说得很清楚。《一捧雪》写于明崇祯年间，李玉不大可能见到《野获编》的稿本。最早记载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的，大概是明徐学谟的《世庙识余录》。其中略云：严世蕃门客是吴人汤裱褙者，以能鉴古，颇用事，凡向世蕃献古书画者，必先贿汤裱褙，辨以为真迹，始收之。吴中一都御史偶得《清明上河图》贗本，以馈世蕃，而贿不及汤，汤直言其伪，世蕃怒，都御史终陷大辟^①。徐学谟，吴人，嘉靖年间进士，万历初官至礼部尚书。后来沈德符在《野获编》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，此明确指出受害人是王忬。

这条记载影响很大，清代许多笔记均予沿袭，致使先于《野获编》的《世庙识余录》反而较少人知。不管怎样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为《一捧雪》传奇的原始素材之一，当是无可怀疑的。

二、关于“一捧雪”玉杯的传说。

明崇祯时张汉儒弹劾钱谦益的《疏稿》^②中说，钱谦益谋取“顾大章家羊脂白玉杯，著名一捧雪”，以“媚阉党崔呈秀”。无论张汉儒所说是否属实，李玉创作剧本时有可能借用了这一杯名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将玉杯与古画并归王忬，并有注云：“闻一捧雪在王鏊子孙家，久之始出，盖其后又转入王氏耳。”《茶香室续抄》卷十三“一捧雪”条记云：

国朝刘廷玑《在园杂志》云：有人持玉杯曰：“此一捧雪也”；余曰：“不知是莫太常家藏，是莫成伪造者？”为之一笑。后据杨次也太守云，乃祖为少司马时，曾见之，气魄甚大，情色俱美，主人曰：“此真一捧雪也，当於日下观之”，因映日细看，杯内雪片纷纷，如飘拂状，以是知名不虚也。按《一捧雪》传奇乃托词耳，不谓真有此杯也。

英和《恩福堂笔记》卷下记云：“至一捧雪，内府分列乙部，嘉庆年间天语曾及之，余固未得见也。”杨恩寿《词余丛话》亦云：“一捧雪，确有是物，现在内库。”

按，自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以下数条记载，均已在《一捧雪》传奇流行之后，其间难免有附会成分。《在园杂志》与《茶香室续抄》的作者已对是否真有此杯表示怀疑。

三、关于《掷杯记》的传说。

据明末曹家驹《说梦》卷二“掷杯记”条载：嘉靖间朱文石家有“教子升天杯”一只，文石歿，夫人陆氏子侄欲得之，夫人不与，陆某衔恨，遂诬告文石嗣子逋欠册粮，又将嗣子抢去为人质，胁迫朱家交出玉杯。后嗣子之子咏白中进士，而陆某子因事被逮，开释出狱时，朱家奴仆亦将陆子劫去，必欲得杯。不三日杯至，咏

白乃挂其父遗像，设奠以杯三酹，随将玉杯掷碎。清毛祥麟《墨余录》云：“诸生许令则，尝作《掷杯记》传其事云。”《骨董琐记》卷八亦云：“时有诸生许令则名经眉者，为作《掷杯记》。”李玉在《一捧雪》中，写总兵戴纶贿赂严世蕃一只“教子升天杯”，可见他从这个传说中，多少会受到启发。清同治十一年重校的《上海县志》记云：“此即《一捧雪》传奇所托也，俗传莫太常、雪娘等事，可据此证之。”《茶香室丛钞》卷二十“宋玉杯”条，也将此事与《一捧雪》相联系：“世有《一捧雪》传奇，皆知即太仓王氏《清明上河图》事，而不知何以变图为杯也。今观此则知真有以玉杯贾祸者。”

细考起来，《一捧雪》的创作依据尚不止以上所举。已故南京师院教授徐铭延先生在正确指出“教子升天杯”事件与《一捧雪》传奇有联系后，又说：“《一捧雪》的原始题材之一——‘教子升天杯’事件中只有胡（应为“陆”）氏和朱姓奴仆，没有侍妾。《一捧雪》中的侍妾雪艳，是李玉创造的艺术形象。”^③其实，《一捧雪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，包括汤勤在内，虽然现实中有些影子，但都是“李玉创造的艺术形象”。如果徐先生的意思是说，雪艳其人连影子都没有，纯属作者面壁虚构，同样也值得商榷。不妨来看下面这段记载：

新安方于鲁，程君房，以治墨互相角胜……。于鲁微时，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，乃假馆而餐焉。程有妾颇美丽，其妻妒而出之，正方所慕也，乃会媒者辗转谋娶。程公讼之有司，遂成隙。未几程坐杀人系狱，疑方阴喉之，故《墨苑》内绘中山狼以诋方。（明姜绍书《韵石垒笔谈》卷下）

此外，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、清初徐康《臞叟墨余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，可见此事在当时流传之广，影响之大。这件事对李玉创作《一捧雪》有可能产生影响。剧中汤勤的负心，第五出《豪宴》中演出《中山狼》杂剧，尤其是正面人物莫怀古妾雪艳几为

汤勤奸占的描写，都象受了这件事的启发。

李玉是职业戏剧家，所藏剧本既多^④，《一捧雪》的创作不可能不受益于前人戏曲。据今所知，《鸣凤记》传奇对《一捧雪》影响尤大。《鸣凤记》第十三出，严世蕃有一段独白：“我父亲尝自题《家庆》曰：‘有我福，无我寿；有我寿，无我夫妇同白首；有我夫妇同白首，无我子孙七八九；有我子孙七八九，无我个个天街走。’（笑介）我父之乐如此，我为子者可知。”这段独白，被《一捧雪》全部袭用。《一捧雪》中严世蕃曾讲到“张翀、吴时来、董传策联名具奏”，弹劾严氏父子。其实按正史所载，三人乃“各疏论嵩”^⑤。《鸣凤记》二十七、二十九、三十诸出则详细写三人“联名具奏”，同遭谪戍的经过。可见李玉的创作依据，来自《鸣凤记》。《一捧雪》中追杀莫怀古的严世蕃家将郭宜，正史无载；《鸣凤记》几次提到郭宜为严家豪奴。《一捧雪》第二十六出，和莫昊同时中进士的有一个易弘器，正史无载；《鸣凤记》写易弘器乃夏言妻易氏之侄，曾中解元，受到严嵩父子迫害。此外，明张景《飞丸记》传奇中主人公即易弘器。剧中写他中解元后不去谒见严氏父子，后上疏劾严；又写严世蕃表姑代世蕃妹玉英而死的场面，亦可能对《一捧雪》中易弘器其人及莫成代死的情节有影响。

总之，《一捧雪》是作者李玉搜集、综合了多种素材精心提炼创作而成的。剧中莫氏因一捧雪玉杯遭祸的基本情节，以及莫怀古等人的名字，都是虚构出来的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十九云：

“莫怀古者，言忤之祸，莫是以怀古而得也。又怀古，字无怀。其子昊，又字葛天，言其父子不知世间机械，如无怀葛天之民也。”这样推测是有道理的。

二

但是，1986年第2期《戏剧电影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“一

捧雪”今在河南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：在今河南省新野县北，有一名叫“莫李家”的小村，据村人讲，他们的祖先莫怀古因遭严嵩父子迫害，逃难于此；他们的传家之宝，那只晶莹剔透、惹祸招灾的玉杯“一捧雪”，现在新野县文化馆收藏，云云。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。于是，新春伊始，乍暖还寒，我们便赶往豫西南古城新野。

到达之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关于“一捧雪玉杯”的传说早已是沸沸扬扬了。早在1979年5月16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就报导了“豫西古城新野发现明代玉杯‘一捧雪’”的消息，并附有玉杯照片。这篇报导的语气是客观的，但文中引述了玉杯收藏者李某的话，即祖先莫怀古为避严家迫害，携杯逃难于此，云云。报导发表后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。香港《今晚报》5月19日即转载此文并加以评论，正副标题为“严嵩夺图非夺杯，莫怀古事有可疑——玉杯一捧雪新野发现，与清明上河图有段古”。新华社对外的《中国新闻》第8669期载文，从文物的角度报导说，“一捧雪”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，文末也谈到玉杯与莫家的关系。上海《文汇报》6月1日发表题为《明代权贵争夺之宝“一捧雪”久沉复现》的文章。《河南画报》当年第五期刊登了玉杯的大幅彩色照片。《民间文学》1981年第10期发表了民间故事《莫李家与一捧雪》，后来这篇作品被改编成连环画册《玉杯血泪》，1985年下半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河南戏剧》1983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《〈一捧雪〉戏外》的评介文章。据说，1980年初，天津外贸部门还专门同新野玉器厂联系，希望该厂能复制出“一捧雪”仿制品，以供外销。关于“莫李家”与“一捧雪”玉杯的传说，在新野当地传播尤广，影响尤重。不仅《南阳风物志》、《新野风物传说》、《新野文艺》等刊登了有关消息报导和文艺作品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而且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，新野县地名办竟打算将原大李营村改名为“莫李营”，当时

他们委托有关人员草拟的说明如下：

莫李营，于明代建村，嘉靖年间莫怀古迁来定居。现为了不重村名（按新野县东南吴兴乡亦有“大李营”村），改为莫李营……有二级文物“一捧雪”玉杯。（李清林、李瑞范整理）

这样，有关“莫李家”与“一捧雪”的传说，就将载入地方史志，流传后世。1986年春节前夕，国营新野酒厂专门生产了“一捧雪”白酒，商标上印有玉杯图案和文字说明，不外乎也是说莫怀古当年受迫害，携杯隐居新野云云。

那么，这种传说的可靠性究竟如何呢？我们来到新野县歪子乡大李营村，走访了保存玉杯的李占元等人。经查看实物、家谱，及和有关人员座谈，初步可以断定，这种传说系据戏曲附会而成。其理由如次：

一、关于村名。据《戏剧电影报》、《民间文学》载文，此村名“莫李家”，是因莫怀古到此后，有感夫人“李雪艳”的贞烈，就把莫李二姓合而为一，作为子孙的姓氏。但据我们考察，此村本名“大李营”，村民除个别外来户外绝大多数姓李。一位四十七岁的村民李永禄说，他祖传姓李，未听说姓“莫李”，只是近几年来，忽有人说祖上姓莫。周围村子的群众，也都称此村为大李营，未有称其为“莫李家”者。显然，村名为“莫李家”之说，是在《光明日报》报导发表并引起反响之后，县地名办召集该村人员讨论修改村名时才传开的。又，《一捧雪》传奇中雪艳根本不姓李，而姓薛。这与其说是附会者疏忽，倒不如说是因他们自己姓李而不得不如此编造。

二、关于家世。在李占元家，我们看到了新旧两部《李氏家谱》，均为手钞。新谱前言末端明署“1985年正月，集本祖近二十人会合一堂，重新讨论通过新排家谱”。旧谱亦有序，但未标明纂修年代，从纸张磨损程度及所载十六代世系来看，似不会早

厘米，深二点五厘米，壁厚约零点二厘米。杯身呈盛开梅花状，周围有梅枝攀绕，上开小梅花十朵。杯柄处是梅树根部，中有圆孔可伸进食指握杯。但这就是李玉所写的“一捧雪”么？为什么它不是“色如白雪”而略带青色呢？为什么它不是产于荆山的“和氏璧”而是新疆和田玉呢？为什么它的时代只能推到元，仅仅是二级文物呢？在严嵩家里，连商周鼎彝都不足为贵，能为这样一只杯子而大动干戈么？尤其是，李家还保存着一只与玉杯配套的玉壶，这一点，以前的任何报导和评介文章都没有提到。这只酒壶呈扁圆形，玉质、工艺都不如玉杯。但壶身两侧，一侧雕有一棵梅树，另一侧雕着一朵梅花，显然是与玉杯配套的。保存玉杯的李占元亲口说，祖上传下来玉壶与玉杯就是一套。但是，无论是《一捧雪》传奇还是其它有关文献，都未一字提及玉壶。可见，眼前这只与玉壶配套的玉杯，只不过是附会出来的“一捧雪”，而玉壶于附会者无用，遂为弃之不顾。

大李营地处偏僻山区，交通不便，文化落后，这里的人不大可能看到李玉原作。很有可能，与“一捧雪”有关的种种传说，系据当地地方戏附会而成。这一点亦有线索可寻。据当地人介绍，“此杯斟酒，夏日无冰自凉，冬日无火自温”，故又名“温凉盏”。这在李玉原作中没有交待。而京剧《一捧雪》中却有“夏日无冰自凉”这两句话，邓县越调剧团所演的《一捧雪》，戏名又叫《温凉盏》！大李营处新野、邓县、南阳三县交界，1950年以前属邓县管辖。似可推断，传说的直接来源是邓县越调剧团所演的《一捧雪》。我们为此走访了新野县豫剧团老演员马保俭（62岁）、王双辨（60岁）夫妇。他们说，《一捧雪》这个戏新野豫剧团没有演过，邓县越调剧团肯定演过，大概是在解放前。据此又可推测，附会的时间始于解放前，最初只在少数人中流传，并未扩及外界，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玉杯被当作“四旧”抄出来示众，关于“一捧雪”的传说才不胫而走，愈传愈烈。

最后需要说明：1.《曲海总目提要》等，实已开附会之端倪；2.大李营村的居民们附会这样一个故事，并非存心沽名钓誉，他们有祖传的玉杯（包括玉壶），当看《一捧雪》演出时，便自然产生一种联想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至于李占元等人，据长辈口传而再传，亦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他们的祖传玉杯，仍应恢复和保持它应有的价值。只不过有关“一捧雪”与“莫李家”的附会，却不应继续传播下去了。

附记：今年新春刚过，河南大学齐文榜老师在爱人有病的情况下，陪我骑自行车到大李营考察。文章写成后，想起在旷野中冒着寒风骑车的情景，不由顿生感触。谨此向文榜同志致以谢忱！

注：

①参见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十九“一捧雪”条，以及苏宁《李玉和〈清忠谱〉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②今收《虞阳丛书》。

③《论李玉的〈一捧雪〉传奇》，载《南京师院学报》1980年第2期。

④据清初张大复《寒山堂曲谱》，大复编谱时，曾从李玉处借过两种剧本。

⑤见《明史·严嵩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山大学中文系

〔编者附记〕河南省新野县大李营村流传“一捧雪玉杯”的故事，本文作者曾进行了实地考察。文中所作考辨意见，供研究者参考。